

论粤语句末助词“啫”的主观性*

梁慧敏

提要 本文从“主观性”角度出发,借鉴三域理论探讨粤语常用句末助词“啫”[tsə⁵⁵]的表意和功能特征。从表意方面看,“啫”有其客观表示“低限”的意义,但同时亦表示轻视、解释、反驳等多种主观内容。从功能方面看,“啫”的使用反映了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态度和评价,以及对意义的主观处理。这种表达上的需要是“啫”主观性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句末助词 粤语 嘅[tsə⁵⁵] 主观性 三域理论

1. 引言

沈家煊认为“主观性”(subjectivity) 是指在话语中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2001: 268)。表情方式在语言中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涉及语音、构词、语法、篇章结构等各个方面,例如韵律变化、语气词、词缀、副词、情态动词和重复等等。就粤语来说,句末多变的语气词能表达各种感情,甚至可以两、三个连用,这已是众所周知的语言事实。本文拟以带有较明显主观感情色彩的“啫”[tsə⁵⁵]为例,说明话语中句末助词表现自我的主观成分,并借鉴行、知、言三种概念域(沈家煊 2003)作出解释。

2. 文献回顾 “啫”的语法意义

啫,有时亦写作“咁”或“嘛”,是香港粤语中使用率很高的句末助词,因其意义多变、用法复杂,素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过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和讨论过“啫”,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说到表意功能,张洪年(1972: 181/2007: 194)认为“啫”表示“仅此而已”“只是”^①:

- (1) 你有几个小朋友呀? 我有一个啫。你有多少个孩子? 我只有一个。
- (2) 我唔要银纸,只系要饭啫。我不要钞票,只是要饭罢了。

Kwok(1984: 55)也同意“啫”主要用于表示“只是、不多”:

- (3) 三文啫。只是三元。

Luke(2000)的看法是“啫”主要“表限制”(expresses qualification):

- (4) 噉如果读 Medic 愈住读边间 U 呢? ……得两间拣架啫。读医学选哪所大学呢? 只有两所可以选。(参

* 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经费支持(项目编号 4-ZZBH),此外《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鸣谢。另,本文初稿曾在“汉语句末助词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2013 年 12 月)上宣读。

① 张洪年(1972/2007)书中的助词“啫”包括了[tsə⁵⁵]和[tsek⁵⁵]两个读音,后者表示对方预料不到的事情,又或属女性化用法。这里只讨论[tsə⁵⁵]的引例。

Matthews 和 Yip(1994: 194) 则指出“啫”除了表“只是、仅仅”以外 ,也反映说话人将内容重要性降低(downplay an idea) :

(5) 净系一次咁多啫。只是一次而已。

(6) 一场误会会啫。只是一场误会。

方小燕(2003: 65) 同样察觉到“啫”带“轻描淡写”的语意:

(7) 唔系好远嘛。不是太远。

欧阳觉亚(1990) 和梁仲森(2005) 的观察有点不同。欧阳觉亚认为“啫”表示解释、说理或反驳 ,态度比较客气:

(8) 唔系好冻啫。不算太冷。

梁仲森(2005: 60) 指出“啫”是“对句子中谓语所述的物类、程度、数量、时间、范围、情况表示低限”,出现于分句后:

(9) 想换下环境啫。只是换一下环境。

梁仲森(2005: 69) 亦抱持类似欧阳觉亚的看法 ,认为“啫”表示解释、说明、辩护和追查:

(10) 一场误会啫 唔系有意 ge。只是误会 不是故意的。—— 解释

(11) 究竟轮到我地未啫? 究竟轮到我们没有? —— 追查

Chan(1996: 13–14) 和 Fung(2000: 48–49) 分别有专文和专节讨论“啫”,两位学者的看法是: 不同情景下 ,“啫”有不同的功能 ,包括上文提及的限制、轻描淡写、解释说明等。除此以外 ,Chan(1999) 更尝试建立语料库(Kaleidoscope corpus) ,从性别角度出发作出分析 ,结果是“啫”具有的反驳、夸耀、不耐烦等用法多为男性所用 ,哄诱义多为女性所用。而 Fung 更进一步指出“啫”亦具劝导、对比、负载负面情绪等功能^② 如:

(12) 间屋好大啫。这房子可真够大。—— 反驳

现先将各家对“啫”的意义归纳如下表 ,下文再进行分类和讨论。

表 1 “啫” [tsə⁵⁵] 的文献回顾(按文献出版时序排列)

	低限	轻描淡写	解释说明	反驳	夸耀	不耐烦	劝导	对比	负面情绪
张洪年(1972)	✓								
Kwok(1984)	✓								
欧阳觉亚(1990)			✓						
Matthews & Yip (1994)	✓	✓							
Chan(1999)	✓	✓	✓	✓(男)	✓(男)	✓ (男)	✓(女: 哄诱)		✓
Luke(2000)	✓								
Fung(2000)	✓	✓	✓	✓			✓	✓	✓
方小燕(2003)		✓							
梁仲森(2005)	✓		✓						

3. 问题与思路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拟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② Fung(2000: 48–49) 论述“啫”的原文是: It conveys a broad range of senses , such as delimiting , downplaying , contrasting , exhorting and presenting judgment. 后来在说明一个例子时 ,她曾提及句末带“啫”的句子可解释为 the speaker utters this sentence with a negative emotional attitude , such as contempt.

问题 1：“啫”是单义还是多义？

问题 2：既然“啫”核心义是“只有、仅仅”，意义明确，那么它还算是个表达“语气”的助词吗？

先看第一个问题。针对“啫”的意义和用法，有的学者只提出其一种意义，如欧阳觉亚（1990）和方小燕（2003）；有的学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如 Matthews 和 Yip（1994）；有的列举了六、七种意义，如 Chan（1996）和 Fung（2000）（详见上表），那么“啫”是单义还是多义呢？其实一词多义并不罕见，意义因情景的变化亦非一成不变。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的观点是，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主要是看实际语境中听说双方互动时，说话人用这个词来表达什么意义。虽然各项意义之间有着某种发展关系，有主有次，有先有后，但将每个意义放在特定的语用环境中，还是有其独立性，“啫”亦不例外，它负载多个意义也是正常的语言现象。就句末助词而言，虽然在词性上归入虚词，意义相对比实词虚，但如果相关助词和客观世界的现象有着联系，就是有了某种实在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客观性意义”；而相反，如果这个助词与说话人的个人情感有关，不是和客观现象对应，这类意义相对来说，就是“主观性意义”。那么一个句末助词可以同时负载上述两种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以粤语的“啫”为例，当“啫”表示“只有、仅仅”等低限义时（例（13））就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表达，而当“啫”表示说话人不耐烦的感受时（例（14））就带有明显的主观情感。

（13）A：有几多人考试唔合格呀？有多少人考试不合格？

B：两个啫。只有两个。

（14）你点解唔出声啫？你为什么不出声呢？

再看第二个问题。张洪年（1972：181）提出“啫”表“只是、仅此而已”，目前仍是主流的观点，无论“啫”有多少个意义，多数学者认同“啫”的核心义是限制、低限，往普通话里翻译只能用“只有”或“而已”。可见“啫”的意义明确，具客观性，与较抽象、难以解释的“啊”明显不同，可是大家同时又同意“啫”是个语气词，和“啊”属同一类词，这是否有点矛盾呢^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功能角度出发，这个功能是口语交际中的言谈功能（discourse function）。我们的观察是，面对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有五个人”和“只有五个人”就是对同一事实两种不同的陈述，后者包含了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某种“视角”，表明了说者站在自己所处的立场，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客观事态时的想法。因此，处理方式的不同，就是说话人根据语境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具有主观性，是基于客观事实的个人主观选择，这是为什么“啫”仍被归入语气词的原因。

据以上的思路，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啫”的特征，一是在意义上“啫”的各种用法；二是在功能上“啫”反映说话人在不同语境下的处理方式。在意义表达上，表限制的“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有客观世界的意义基础；从功能方面看，说话人可以选择用或不用句末助词这两种方式的表达。本文认为，由于“啫”的功能与其意义密切相关，代表了语用上说话人对话语的处理方式，因此在分析上，必须仔细观察其客观、主观意义的性质。

^③ 粤语里意义明确的句末助词还有“先”[sin⁵⁵]和“添”[t^him⁵⁵]，由于两者的性质和其他语气词不同，而且语法化轨迹明显，因此在词性分类上学者仍有不同的意见。目前探讨粤语“先”和“添”最详尽的文献为刘丹青（2013）。

4. “啫”的意义和功能处理

4.1 “啫”的客观、主观意义

根据对文献的整理(表1),“啫”有四种意义用得较多:

- 1) 表示“只是、仅仅”,即限制或低限。
- 2) 轻描淡写、不予重视,往小、少的方面说。
- 3) 解释说理,对比反驳。
- 4) 表示较主观的感受,如不耐烦、不满意。

其中第一种意义较具客观性,而其他三种意义带有说话人的自我印记,故此我们应该注意其主观的一面。四种意义之间不单并行,而且明显地有着某种在延伸上的关联性,无论表“只有”或“不满”,我们都不能忽略说话人使用“啫”的实际目的。上述四种意义可以归纳为基本、认知、意志和感觉等四个意义的领域,为方便理解,以下分别标记为[啫本]、[啫知]、[啫意]和[啫感],并举例分析。

I [啫本]

冯淑仪(2013)提出粤语句末助词“啫”很可能从副词“只”[tsi²⁵]或“净”[tsiŋ²²]发展而来。从意义发展关系和粤语后状语的特点来看,冯的说法亦不无可能。无论是副词“只有”,还是助词“啫”,都意味着数量少、程度低、范围小,表达了某一种限制、最低的限度,这种意义正是[啫本]的基本内容。19世纪早期粤语文献中,这种“啫”的基本义不乏引例,如:

- (15) 好平啞不过三个银钱啫。很便宜呀,只不过三银钱。(Bruce *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第十课,1877)——数量少
- (16) 呢个赶鬼嘅、无非藉赖鬼王别西卜呅。这个赶鬼的,只不过依靠鬼王别西卜而已。(《马太传福音书》12: 24下,1882)——程度低
- (17) 我地仅够自己使啫。我们只够自己使用。(Bruce *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第五十一课,1877)——范围小
- (18) 我净系要啲白衫裤啫。我只要一些白衫裤。(Ball *How to Speak Cantonese*,会话四十二,1902)——范围小

上述例子所“限制”的对象都落在句子的谓语上,被“限制”的成分和句末助词“啫/呅”紧靠在一起,与句首主语无关。“限制”具有客观现实性,意义实在,上述例子中的“啫/呅”不能省略,否则句子只是一般的陈述句,如果换上其他句末助词,就没有了限制的意味。试比较:

- A: 你有几个小朋友呀?我有一个啫。你有多少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张洪年,1972/2007原例)
B: 你有几个小朋友呀?我有一个。你有多少个孩子?我有一个。——陈述
C: 你有几个小朋友呀?我有一个喇。你有多少个孩子?我已经有一个了。——新知态

刘丹青(2013)参照沈家煊(2003)行、知、言的三域理论,考察后状语用法和语气词用法的相互关系,认为语气词的用法是由副词从行域用法投射到知域或言域的产物,原来的副词义不再修饰原句谓语而修饰隐性的以言者为主语的母句。假设冯淑仪(2013)“啫”从副词“只/净”发展而来一说成立,那么在句末语气词用法中“啫”仍保留了原来的基本义,亦即“限制”就是“啫”的基本语气词义项,并且因为语境因素而在语义上产生变化,而当这种引申出来的变化固定下来,则会成为新的义项。试比较:

- (19) A: 等我三分钟。等我三分钟。
B: 等我三分钟啫。等我三分钟而已。

C: 等我三分钟啊。等我三分钟啊。

如果例(19)A的“等三分钟”是简单要求,那么例(19)B加上“啫”后就是将时间放在“小、不多”的意义上提出要求,说话人明显地着重表达事情“小”的特性,句末的“啫”已含说话人的立场和态度,使句子有了主观性,对比例(19)C“啊”只带出缓和语气,“啫”的这种侧重明显地是从自身主观认知出发。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是“啫”后来“往小里说”([啫知])意义发展的重要触发因素,它引出了另一种意义较虚的用法。

II [啫知]

在实际会话中,“小”对于听话人来说可能是新知识,是他原来不知道的信息,如果说话人侧重或强调这一点,而希望对方知道这些新信息,那么“啫”就属于[啫知]。这时句子主要是告知功能,提醒听话人“这是一件小事而已”。这样的陈述反映说话人企图淡化事情、不予以重视,甚至轻视的态度。从语意往小、少方面说这一点看,“啫”类似于古汉语语气词“耳”。通过和其他句末语气词的比较,不难看出如“啫”和“小”的关系,例如:

- (20) A: 差唔多放工喇,重有几多个病人呀? 差不多下班了,还有多少个病人?

B1: 两三个啫。只有两三个。

B2: 两三个喎。还有两三个。

B3: 两三个啲。大概两三个。

客观事实同样是“两三个病人”,例(20)B1的“啫”反映言者认为数量少,应该不致花太长时间;例(20)B2的“喎”则有强调、提醒的意味,意思是还有两三个人病人需要照料,现在还不能下班,粤语的“喎”在普通话里没有对译;例(20)B3的“啲”是“估呀”的合音,表示大约、预计,说话人自己也不是太确定。这个[啫知]带有较主观的知觉和认识,而不是强调原来“小”的客观事实,它可以和副词“只”共现,亦可单独出现。可以说,句末带[啫知]的句子已经逐渐离开了“啫”的基本义,向虚化方向进一步移动。见以下例子:

- (21) 呢度搭巴士出中环只系半个钟啫。这里坐公交车到中环只需要半小时而已。—— 轻描淡写

- (22) A: 佢人工好高呀! 他工资很高呢!

B: 年薪都只系三十万啫。年薪只不过三十万而已。—— 予以轻视

这些句子虽然都有“小”的意思,但句意重点不在此,也即是说话人不是在单纯表述数量少、程度低、范围小,而是要降低事情的重要性,并在对话中将相关信息告知听话人,而这个说话人要传递的“信息”一般都位于句子谓语部分。这些新信息是听话人知识库里所没有的,是说话人希望听者知道的,而信息本身又透露了说话人的个人认知或观感,比如例(21)表达的是半小时不算久,例(22)表达的是三十万不算多,这样句子就从客观的“限制义”转变到“认知义”。两者之间有清楚的延伸发展关系,“啫”的这个“认知义”是从其基本语气词义项而来,可归入行知言三域中“知域”的范畴。沈家煊(2003)指出,“知域”和“言域”都是由“行域”的语义关系通过隐喻投射而形成的,跨域投射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化操作。“啫”的“知域”并不是字面上的直接表达,而是隐含了“我知道/我认为/我评价/我发现”的意义。

在会话沟通之中,说话人的信息是要让听者知道的,所以[啫知]是说话人针对对方的知识库,希望对方了解自己对事情的主观认识。就着不同情况,或因事态的突然发展,新的信息也可以针对说话人自己的知识库,这时表达的往往是说话人自己的新发现。如:

- (23) 哟,好简单啫,好快搞得掂。哦,很简单,很快可以搞定。—— 刚刚发现

- (24) 就系噃啫,唔使闹交呀嘛? 只是这样而已,不用争吵吧? —— 新发现

例(23)是说话者评估事情繁复程度后作的判断,比如修理自行车;例(24)可以是说话人

了解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后的反应。主观性并不等如非客观，因为这些“新发现”还是和“小”有关，离不开实际的客观事实，所以[嗜知]不能省略。这样说来，[嗜知]还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由于一个人的认知和他本人有关，而推测别人不知道的信息也算是一种主观猜测，所以[嗜知]已经向主观性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III [嗜意]

句末助词“嗜”既不表示客观的数量和范围，又不是给听话人的知识库添加新信息，也不是自己的新发现，而是表达说话人的判断和意向，这时是将“嗜”用在所谓的“意志义”上。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觉亚(1990)、Fung(2000) 和梁仲森(2005) 的论述都有提及这一点，他们都认为“嗜”表示解释、说明或辩护，显然是看出了“嗜”在表意上的主观特性。对一种情况无论是作出解释还是进一步说明，里面必定包含说话人认为对的个人判断，突出的是个人的意志和态度。这个“嗜”我们表记为[嗜意]，据观察[嗜意]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志”，一个是说话人表达自己对事情的解释，事情并不如对方所想；另一个是表达对听话人的反驳，语气较为强烈。如：

- (25) A: 做咩放个箱响度？为什么把箱子放在这里？
B: 放住先嗜，一阵就拎走。只是暂时放一下，马上拿走。—— 解释
- (26) 噗样好好玩咩？你都好无聊嗜。这样很好玩吗？你可真无聊！—— 反驳

例(25)的“解释”，可以看作是[嗜知]“轻描淡写”的进一步延伸，将事情往小里说，以便解除听话人的疑虑，或淡化事情的重要性，使对方更容易接受自己的主张或观点，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嗜”的这种用法可算是一种语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y)；当听话人接收说话人对句子命题的评价后，亦可据此形成相应的态度和措辞。而表达反驳的态度，常常使用前后对比的方法，说话人强调的重点是后半部分，如：

- (27) 你做自己以为好威，但其实好幼稚嗜。你这样做以为自己很威风，但其实很幼稚。
(28) 呢啲鬼话都信，其实都好无知嗜。这些鬼话也相信，其实很无知。
(29) A: 你成日话要休息，不如去旅行啦？你常常说要休息，不如去旅游？
B: 我够想去咯，不过冇晒假嗜。我也想去，可是没有假期。

若把例(27)、(28)理解为说话人所作的一种陈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比作出客气的反驳，例(29)是说话人对旅游建议的回应。[嗜意]经常和连词“但”“不过”或语气副词“其实”共现，转折后的部分可以是对前面内容的进一步解释、补充。如果把表示转折的“但系”“不过”拿走，“嗜”仍能带出前后句不是顺势递接的对比意义，反而普通话拿走转折词后，这种意味就显得比较薄弱：

- (30) A: 粤：我够想去旅行咯，冇晒假嗜。
B: 普：？我也想去旅行，没有假期。

值得留意的是，[嗜意]这种对比的用法似乎在19世纪已经出现。但由于语例不多，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研究。

- (31) 系我好中意呀惟是冇乜益嗜。是的，我很喜欢，但是没有益处。(Bruce *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第三课, 1877) —— 对比、解释

从主观性的角度看，表示解释、说明、反驳或辩护的“嗜”，同样可理解为三域理论中的“知域”，它反映了言者的“知情状态”，实际上[嗜意]的隐含意义是“我判断/我肯定/我反驳”。我们认为[嗜意]要和[嗜知]分开处理，原因有三：第一是[嗜意]因语境因素的掺杂而使个人意志更为突出，语气更为强烈，有时句末“嗜”的读音会拉长；第二，[嗜知]主要向对方提供新信息，

而 [嗜意] 在提供新信息的同时，也希望对方接纳自己的想法，这个“嗜”清楚地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志和态度；正因为说话人要寻求对方的理解，故又往往将事情的重要性降低，如例(25)；第三，[嗜知] 一般可以和副词“只/净”共现，[嗜意] 却不一定，要根据具体情景和说话人的意图而定。如上文例(26)、(28) 都不能带“只/净”，例(29) 把句中的“不过”换成“只是”就没有了转折的意思。无论如何，表达意志的“嗜”当中必包含个人的主观性，比往小里说的 [嗜知] 用法离其本义更远，句末带 [嗜意] 的句子明显地又再向“主观性”进一步靠拢。由此可推知，即使同属“知域”范畴，“嗜”也可以细分为不同的主观化阶段，一头接近“行域”而另一头接近“言域”。

IV [嗜感]

表达所感所想的“嗜”，用在“感觉”的领域上，表示事物特性给人的感受达到了某种程度，是一种情感上的明示。下面是典型 [嗜感] 的例子：

- (32) 我对你咁好，你重想点嗜/唧？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想怎么样？
- (33) A: 你成日乱使钱，今次又买啲无谓嘢……你经常乱花钱，这次又买一些不管用的东西……
B: 咩无谓呀……什么不管用……
A: 你唔好驳嘴得唔得嗜/唧？你不要顶嘴行不行？
- (34) A: 吃饭喇！吃饭了！
B: (正想吃饭。)
A: 你可唔可以洗手先嗜/唧？你可不可以先洗手？

以上的“嗜”语气比较重，可以猜想对话的气氛亦比较紧张。从引例来看我们对 [嗜感] 有三点认识，一是“嗜”具反驳或反对对方行为做法的用法，要留意的是，这种反驳的焦点一般落在整个句子上，不再只放在谓语部分，如“你唔好驳嘴得唔得嗜”一句，说话人的焦点不只是谓语中“顶嘴”这行为（见例(37)）；二是听说双方的关系比较密切，例如夫妻、恋人、母子、相熟朋友等，[嗜感] 一般不会用于不熟悉的人之间，也不适用于长辈、上司，否则令人感到很不礼貌^④；三是 [嗜感] 多用于问句，表达不满、不耐烦，并要求对方回应，如“你可唔可以洗手先嗜”就是要求听话人去洗手，相当于一个指令（见例(38)）。这种 [嗜感] 由于语带不满，主观感受强烈，情绪比较激动，发音时可能因喉头收缩而导致韵尾部分以-k 收尾，变成 [tsək⁵⁵]，汉字一般写作“唧”^⑤。如：

- (35) A: 你阿妈蛮不讲理。你母亲蛮不讲理。
B: 哟你想我点唧？那你想我怎么样？
- (36) (语境：对方不断埋怨自己什么都做得不好。)
哟你点先满意唧？那怎样你才满意？

这些句子也可以理解为“你不知道”的新信息，但处理为表达说话人感觉显然更贴切，虽然这些感觉也有某种客观基础，不过我们认为距离“低限”已经非常远。上述句末的“唧”所带出的

^④ 王力(1957) 曾指出“嗜” [tsə⁵⁵] 多见于小孩的言语，乔砚农(1966) 留意到问句中的“嗜” [tsə⁵⁵] 多为女性所用，后来根据 Light(1982) 的讨论，“嗜”上述两种用法已被-k 收尾的“唧” [tsək⁵⁵] 替代。

^⑤ 张洪年(2009) 在“语气助词和韵尾的关系”一节中曾提及粤语本来就没有入声语气助词，所谓收-k 尾的其实是因为说话人为了加强语气，喉头紧锁，于是就成了? 音节，而后转化成收-k 的音节形式。另，梁仲森(2005) 在“音段性非音节语助词”一节中指出-k 与语助词连用，结合成一个促音节，以加强音节的语助词所表示的意义。

感觉非常强烈，不能省略，若省去了语气就很不一样。句中不能带副词“只/净”，普通话也不能译做“只有”。而这种强烈的情绪往往又涵盖整个带“唧”的句子，如例(35)的“噏……唧”本来就是一个常用的固定结构。从主观性角度看，这个[嗜感]直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受，有非常强的主观性，更像一个表“语气”的句末助词。

[嗜感]显示出说话人的焦点已经不再针对句子中谓语所表示的行为，隐藏了言者想要表达的“我提议/我请求/我命令”，而“祈使/愿望”本来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因此按行、知、言三域分析，[嗜感]应属于“言域”的表达，指向言语活动，而不是指向句中的疑问点。如例(32)“你重想点啫”(你还想怎样?)其实就是“我希望你不要再指望我怎么样”的意思，它实际上是个语言指令，并非要求听者就“怎样”作出回答。[嗜感]往往以疑问的形式来带出祈使的作用，它支配的是正反重迭的助动词和动词短语：

(37) (我命令你) + 唔好驳嘴 → [[唔好驳嘴] + [得唔得]] + 啟(不要顶嘴!)

(38) (我请求你) + 洗手先 → [[可唔可以] + [洗手先]] + 啟(请你先洗手!)

“啫”(及其变体“唧”)发展到此已不只是停留在“知情状态”，它强调的是用语言做事，言者在说话的同时是提出请求，要求听者作某种程度上的回应，其目的亦已偏向言语的社会功能或交际功能。[嗜感]也排除一般的陈述句，它必须要借助疑问形式以带出最强烈的不满语气。如：

(39) (语境：丈夫问可以出门了没有，妻子要求多等一会。)

A：出得门口未呀？可以出门了吗？

B1：等多一阵得唔得唧？多等一会不可以吗？

B2：* 等多一阵唧。多等一会。

(39) B1 是“啫”投射到言域中的借助疑问形式的祈使句，句子成立；(39) B2 是投射到言域中的陈述句，句法形式成立，但在这个语境中却不成立。可见[嗜感]已成为一个表示祈使提议的句末语气词。

以下是“啫”的意义引申模式：

低限 → 轻描淡写 → 解释说理 → 反驳 → 不满 → 请求

从词义发展的角度看，句末助词“啫”从表达“只有”义到表达“降低命题重要性”，再到解释、说理、反驳，最后到说话人的感想感受、祈使愿望等，遵从的是词义发展从实到虚，从客观的事态到主观的认定的路径，这个过程一般称为“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



主观化的结果，并不是词义弱化，而是词的意义随着语用强化而不断扩展。正如Hopper 和Traugott(2003)指出，主观化是一种由语义到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

4.2 “啫”的功能处理

上文提过句末带不带“啫”反映说话人的主观选择，以及在特定语境下的处理方式。那么语用上这个机制或方式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当说话人选用了“啫”，他就将所表达的内容置于某一个意义的领域上，或降低事情重要性，或反驳辩护，而这个“域”既有自身的显著性，又有划界以示不同于其他“域”的可能性。相反，句末不带“啫”，说话人只是孤立地呈现句子的意义，试比较：

(40) A: 我出去抖吓。我出去休息一下。

B: 我出去抖吓啫。我只是出去休息一下罢了。

例(40)A是静态地、简单地陈述一个决定，显得比较生硬，而例(40)B则将该决定置于“认知义”上，反映说话人企图淡化事情，“只是出去休息一下，没什么大不了”，句子加上“啫”之后主观性大大增加，表达力也因此增强了。置不置于某个“域”上是说话人选择的结果，属主观性的处理。主观性的定义包括立场、态度、情感等，所谓说话人的主观处理，可以看作是说话人“立场”不同而导致表达出来的意义不同。如例(40)，与说话人对信息的主观处理有关，这种表意的需要就是“啫”主观性产生的原因。

“啫”主要用于粤语口语，我们都应该知道口语非常重视言谈功能，而且更能表达说话人的主观内容，说话人可以通过词汇的选择、语音语调，甚至身体语言等传达，在口语中渗透主观的情感，相较之下书面语能多表达客观性信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口语对话往往是当下的，要求提供实时性的信息，不像书面语那样可以容后再修改。比如说：

(41) 整面包好容易啫，将所有材料放晒入面包机咪就得啰！做面包很容易的，把所有材料都放进面包机里就可以了！

(42) 打字啫，我一分钟一百字。打字而已，我一分钟一百字。

(43) 点解佢有我无啫？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

例(41)、(42)不是普通的陈述，而是传达出说话人对事情（做面包、打字）的自信，是行为主体的实时反应，而例(43)明显带有负面情绪，若换上另一个助词感觉就不会一样。因此，在功能上[啫知]针对听说双方脑袋的知识库，而[啫感]自然反映说话人最真实的个人感情，强化了“啫”的使用，这都是主观性在起作用。

由于[啫感]的主观性已经偏离命题内容，不一定再和客观现象联系，而且又带“我向你请求”的抽象成分，因而显得难以触摸；又由于主观性往往跟说话人的感受感觉相伴，因而其解释往往因人而异，甚至不同情况下解释都不一样。说话者对信息的主观处理最后要为听话者所理解，不能不借助语言这个媒介来实现。换句话说，说话人为了表达主观性的信息，就需要使用特定的语言手段，而成为语言中的说话者印记，这正是粤语句末助词“啫”的功能。

5. 结语

粤语句末助词“啫”表低限、限制等都具有命题功能，而发展到认知、意志和感受则具有言谈功能，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观点、态度和评价，语用上的表达需要是“啫”由客观意义向主观意义转变的原因。从共时的角度看，“啫”具主观性是肯定的，可是目前学界对“啫”的历时发展了解还不够深入。根据我们对19世纪早期粤语文献的观察，上文提及“啫”的四种意义，[啫本]、[啫知]用得比较多，[啫意]也有引例，却还看不到主观性最强的[啫感]，而这个[啫感]最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肯定已经出现了；可是没有引例并不代表没有相关的用法，情况到底如何，由于文献不足，目前难以定论。有关“啫”的历时研究，本文认为未来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厘清助词“啫”和副词“只”“净”“斋”的语法化关系；二是探索“啫”在各个阶段的演化轨迹，从客观到主观的具体发展历程。解答了这两个问题，将有助推动语法化理论在方言研究中的发展。

参考文献

方小燕 2003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3期

• 347 •

- 冯淑仪 2013 《粤语句末语气词的特点》,“汉语句末助词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香港理工大学。
- 梁仲森 2005 《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香港城市大学语言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 刘丹青 2013 《粤语“先”、“添”虚实两用的跨域投射解释》,《语言暨语言学》专刊 50 号,台湾“中研院”。
- 欧阳觉亚 1990 《广州话的语气助词》,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第 464–476 页。
- 乔硯农 1966 《广州口语词的研究》,华侨语文出版社。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3 卷第 4 期。
- 沈家煊 2003 《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第 3 期。
- 王 力 1957 《广州话浅说》,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张洪年 1972/2007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 张洪年 2009 《早期粤语中的语气助词》,载《中国语言学集刊》3 卷 2 期,第 131–167 页。
- Chan, K. M. Marjorie 1996 Gender-marked speech in Cantonese: the case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je and jek., in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6: 1–38.
- Chan, K. M. Marjorie 1999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A gender-linked survey and study. In *Elev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 11) (18–20 June 1999, Harvard University). pp.87–101.
- Fung, Suk Yee Roxana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wok, Helen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ght, Timothy 1982 “On ‘deing’.”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CAAAL) 19: 21–49.
- Luke, Kang Kwong 2000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Lecture notes of Contrastive Gramma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梁慧敏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wai-mun.leung@polyu.edu.hk)

第八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

第八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暂定于 2016 年 11 月上旬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会议议题是:(1) 方言语法的特殊事实与普通语法理论;(2) 方言语法形式的语音表征;(3) 汉语语法史与方言语法。特别议题为“跨方言语法田野调查的效能问题”。

本次会议拟采用邀请发言的方式,分别在大会发言和分会场发言。其他参会者提交的论文作为书面发言,有同等资格经同行匿名评审入选《方言语法论丛》系列丛书。

有意参会的学者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将参会论文的题目、提要(word 和 pdf 版) 及作者个人信息(姓名、单位、职称职务、通讯地址、电话和电子邮箱)用电子邮件发送至会议秘书组(邮箱 fyf16@sina.com)。

(会议筹备组)

constituent adjacent elements, embody the result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prosodic-structure-semantic interfaces in Chinese morphology.

Key Words: prosodic, structure, semantic, trisyllabic word, interface, coercion, conformation, accommodation

LEUNG Wai-mu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sε⁵⁵*(嗜) in Cantonese

Based on the no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sε⁵⁵*(嗜),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Semantically, *tsε⁵⁵* can convey an objective meaning of delimitation as well as subjective senses such as contempt, explanation, refutation, etc. From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sε⁵⁵* reveals the speakers' attitude and judgement towards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s, as well as their subjective treatment for meaning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quests for this kind of expressions accounts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tsε⁵⁵* in Cantonese.

Key Words: sentence-final particle, Cantonese, *tsε⁵⁵*(嗜), subjectivity, theory of three conceptual domains

WU Jianfeng, The plural marker *jige*(几个) in the Yuexi dialect of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lural marker *jige*(几个) in the Yuexi dialect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corresponds to the plural marker *men* (们) in the Mandarin, but also has some unique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plural marker *jige* derives directly from the quantity phrase *jige* (a few). It can not only co-occur with personal nouns, pronouns and nominal compound phrases, but also form the structure “Num-CL-N-*jige*”, which represents a type of noun phrase “Num-CL-N-PM”, which is rare in human languages (Chierchia, 1996/1997; Rijkhoff, 2002).

Key Words: Yuexi Dialect, plural marker, *jige*, typ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SUN Yizhi, The strata and evolution of the *Qi*(齐) rhyme category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even strata of the *Qi*(齐) rhyme of *Qieyun*(切韵)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Stratum I, II, III and IV merge respectively with the *Hui*(灰) rhyme, the *Hai*(咍) rhyme, the division 3 of *Ma*(麻) rhyme and the colloquial reading of the *Zhi*(支) rhyme. Although stratum V, VI, and VII of the *Qi* rhyme all merge with *Zhi*(脂) *Zhi*(之) *Zhi*(支) *Wei*(微) rhymes, the mechanisms are very different: stratum V results from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dials, the main vowels of the characters of stratum VI are influenced by high dental vowel, and stratum VII forms because of the phonetic changes of the vowels in some characters with the *Jing*(精) group initials. It finally indicates that: 1) both stratum I and II represent the features of the Han-Wei-Jin Dynasties; 2) stratum III reflects the transitional status of the *Zhi*(脂) rhyme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Six Dynasties; 3) the formation of stratum IV is around the Six Dynasties, and earlier than stratum V; 4) stratum VI and VII have the features of the Song Dynasty, or even later.

Key Words: Southern Wu dialects, *Qi*(齐) rhyme, strata

TIAN Qitao, YU Liming,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for observing the disyllabilization of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the early (the Wei-Jin Dynasties) Tianshi Taoist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ianshi Taoist literature of the Wei-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degree of the vocabulary disyllabilization at the overall level, the new elements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vigor level. It finds that the disyllabiliza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successively expands through several paths in the following order: 1) new words; 2) new meanings; 3) lexicon; 4) overall coverage; 5) speech flow; 6) individual coverage; 7) individual usage rate.

Key Words: disyllabiliz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